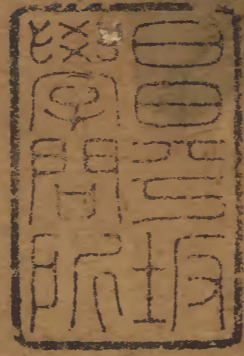


儒宗理要

朱子一二

六



漢書門	
九四七二	類
七一	函
一〇八一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四七二	冊
一〇八一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72
冊數	10 ( 6 )
函號	299 12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二傳

朱熹字晦菴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中進士第胡

宋史

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

松熹字喬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

外郎史館校勘歷司訓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

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

上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

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

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

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

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

朱子

本傳



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且陳古先王所以強本折辱。以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丁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熹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

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其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吉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

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

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曰：鈔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米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受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

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前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在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酌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望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湖東之事朕自知之今

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常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本在于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

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脩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弓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



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  
寅紹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  
或反不能無疑于逆順名實之際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誘者  
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  
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  
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  
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  
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  
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  
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表  
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  
有窺伺有旨脩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  
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  
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  
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沾于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  
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  
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  
以尊老之年熒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  
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

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願陛下明詔大臣  
首罷脩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  
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  
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  
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  
霍然消散而懽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  
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  
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  
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  
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  
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  
天下之事而無所疑于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  
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于內而宗社  
生靈皆蒙福于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  
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  
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  
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  
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于  
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  
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

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旣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以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夾室况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

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脩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及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脩撰。二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翼日，止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留正引

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囑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卽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于羅從彥。熹歸自同

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聖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郎中

朱子語錄姓氏

池錄饒錄饒後錄蜀類徽續類建別錄各記所聞略有同異  
自癸巳至癸丑止

廖德明

字子晦

輔廣

字漢卿

余大雅

字正叔

陳文蔚

字才卿

李閔祖

字守約

李方子

字公晦

葉賀孫

字味道

潘時舉

字子善

董銖

字叔重

竇從周

字文卿

金去偽

字敬直

李季札

字季子

萬人傑

字正淳

楊道夫

字仲愚

徐寓

字居父

林恪

字叔恭

石洪慶

字子餘

徐容

字仁父

甘節

字吉父

黃義剛

字毅然

晏淵

字亞夫

襲蓋卿

字夢錫

廖謙

字益仲

孫自脩

字敬父

潘履孫

字坦翁

湯泳

字叔永

林夔孫

字子武

錢木之

曾祖道

沈欄

字莊仲

郭友仁

字德元

李儒用

字仲秉

黃榦

字直卿

何鎬

字叔京

程端蒙

字正思

周謨

字舜弼

潘柄

字謙之

魏椿

字元壽

吳必大

字伯豐

黃管

字子耕

楊若海

字

楊驥

字子昂

陳淳

字安卿

童伯雨

字蜚卿

鄭可學

字子上

滕璘

字德粹

王力行

字近思

游敬仲

字連叔

黃升卿

周明作

字元興

蔡舉錄

字行夫

楊與立

字

鄭南升

字文桓

歐陽謙之

字晞遜



游倪 字和之

楊至 字至之

潘植 字立之

王過 字幼觀

董拱壽 字仁叔

林學蒙 字正卿

林賜 字聞一

胡沫 字伯量

呂燾 字德昭

吳壽昌 字大年

楊長孺 字伯子

吳琮 字仲方

楊方 字子直

包揚 字顯道

劉炎 字

劉子寰 字所父

邵浩

劉砥 字履之

劉礪 字用之

李輝 字晦父

陳芝 字庭秀

黃灝

黃卓 字先之

汪德輔 字長孺

吳振

吳雉 字和中

鍾震 字春伯

林子蒙

林學履

蕭佐

舒高

李杞 字良仲

張洽 字元德

黃士毅 字子洪

李壯祖 字處謙

李公謹

儒宗理要朱子目錄

卷之一

格致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一

論古今帝王務學之要

巳酉擬上封事一

論人主宜講學以正心

經筵講義

論古人為學次第之要

經筵講義

論人主之學在於敬

經筵講義

論大學物格知至之義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論聖賢為學先後之道

答何叔京

論就覺處加持敬之功

答何叔京

論無一事不敬之義

答程允夫

論持敬寡欲之義

答余正叔

論程子敬義夾持之說

答余正叔

論周程言敬之說

答吳晦叔

論知行先後之義

答林擇之

論格物當先涵養

答連嵩卿

論窮理不必深求之非

答潘文叔

論格物致知之義

答陳齊仲

論格物先後緩急之序

答江德功

論物則形上形下之義

答胡廣仲

論天理人欲之異

答吳晦叔

論人心私欲之蔽

答何倅

論感物而動性之欲

答陳明仲

論已私當克之義

答曾景建

論文辭要當達意

答鞏仲至

論文字當從學問中來

答鞏仲至

論詩體平淡之義

答謝成之

論詩詞非切已事

卷之二

格致類

語錄

總論為學

十八則

居敬

十六則

窮理

十三則

讀書法

三十則

小學

八則

舉業

十五則

卷之三

誠正類

文集

戊申封事一

謂天下事皆本於聖心

戊申封事總論

謂君心正凡事無不正

辛丑延和奏劄二

謂心有天理人欲之異

經筵講義

論誠意一傳之義

與陳侍郎書

論格心之義

與張南軒書

論未發已發之旨

與張南軒書

再論未發已發之旨

答張南軒書

再論未發已發之旨

與湖南諸公第一書

論中和體用之異

答范秘閣

論忠恕有二之說

又答范秘閣

再論忠恕有二之說

程子養觀說

明道論性說

定性說

誠正類 語錄

誠正

二十五則

收放心

十六則

動靜

十則

卷之四

脩齊類 文集

戊申封事二

謂實選東官官以善輔導

癸未垂拱殿奏劄一

謂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

巳酉擬上封事二

謂宜脩身以齊家

巳酉擬上封事六

謂宜擇師傅以輔皇儲

甲寅擬上封事

謂慈孝本於天性

經筵講義

論大學脩身之義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謂處天下之事有變有權

甲寅經筵面陳劄子一

謂宜務抑損以盡孝道

脩齊類 語錄

脩身

四則

廉恥

六則

處事

十二則

力行

二十四則

齊家

十則

卷之五

治平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三

謂宜正朝廷本原之地

庚子應詔封事一

謂恤民之實在省賦治軍

庚子應詔封事二

謂當正心術以立紀綱

戊申封事六

謂催督財賦重困民力

辛丑延和奏劄一

謂當採擇人言以消災變

辛丑延和奏劄二

申請前後救荒合行事節

辛丑延和奏劄四

再奏請賑荒政之一

戊申延和奏劄一

乞正尊卑上下之分

戊申延和奏劄三

乞除州縣經總制錢

戊申延和奏劄四

乞禁州縣科罰之弊

浙東奏狀

乞募饑民脩水利

浙東奏狀

論義役利害條件

浙東奏狀

論鹽課私販之弊

漳州奏狀

條奏經界行否利害

卷之六

治平類

文集

巳酉擬上封事三

謂宜遠便嬖以近正直

巳酉擬上封事七

謂宜精選任以明體統

巳酉擬上封事八

謂宜振綱紀以勵風俗

巳酉擬上封事九

謂宜節財用以固邦本

戊申封事五

謂風俗不知忠義名節

經筵講義

謂大學齊治平之道

答張南軒

謂常正心術以立大本

答鄭景望

論刑法輕重之義

井田類說

學校貢舉私議

上宰相荒政書

卷之七

治平類語錄

總論治道 十則

井田封建 六則

選舉 十八則

官制 十八則

賦役 十則

軍政 十二則

刑法 三則

卷之八

天道類 文集

太極說

論天地日月星辰之位

楚詞註

論天形地氣之說

楚詞註

論太極西銘

答陸子美

論太極持敬

答楊子直

論天日夜行度之數

答陳安卿

論天健不息之義

答董叔重

論天地形質理氣之說

答胡用之

論天文地理之說

答胡用之

論天地以生物為心

答虞士朋

論日月所行之道

答廖子晦

論潮汐進退之義

答張敬之

天道類 語錄

八則

太極

四十一則

天地

鬼神

二十三則

曆法

六則

卷之九



人道類

文集

論仁說

論仁道包四德而貫四端

答蔡西山

論性與氣合之理

答黃道夫

論理氣形上形下之異

答廖子晦

論理氣聚散有無之異

答陳器之

論性具仁義禮智之理

答吳仲珙

論聖賢言道之旨

答李伯諫

論存心養性之義

答林德久

論盡心知性之說

答何叔京

論仁義孝弟之說

答蔡西山

論仁剛義柔之說

答萬嵩卿

論天地之性即我之性

答徐子融

論伊川性即理之說

答張南軒

論程子類聚孔孟言仁處

答張南軒

論程子言仁本末

答張欽夫

論仁有體用之分

答張南軒

論天命人物之所同得

答徐元聘

論人物氣稟之異

答余方叔

論人為最靈之義

答馮作肅

論諸人言有得失之義

論孟子養氣之說

答何叔京

人道類 語錄

總論人道 七則

性命 二十五則

心意才情 十一則

仁義禮智 十則

知行 十四則

卷之十

禮樂類 文集

乞脩三禮劄子

明堂說 附圖

禘祫議 附圖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廟制議狀

面奏劄子

別定廟議圖說

答陸子壽

答吳晦叔

山陵議

家禮序

論僖祖之廟不當遷

再論僖祖之廟不當遷

追論僖廟不當遷之義

論遷廟祔主之義

論廟必東向之非

謂宜擇吉土以安神穴

聲律辨

律呂新書序

答陳安卿

論分定正聲子聲之說  
論定律候氣之義

答廖子晦

禮樂類語錄

十三則

禮論

十則

祭法

六則

冠昏

十四則

喪禮

七則

雜儀

樂論

十則

卷之十一

經史類文集

大學章句序

中庸集解序

語孟集義序

皇極辯

詩集傳序

禮記序說

樂記動靜說

需宗里要朱子 目錄

周禮三德說

資治通鑑綱目序

讀唐志

論六經不可求奇

答李方子

論四書學問根本

答呂子約

論讀易之法

答呂東萊

論詩為樂而作之非

答陳體仁

論春秋先後之學

答魏元履

論春秋書正之義

答胡平一

論脩正儀禮之義

答李季章

論通世讓事之失

答趙幾道

答呂子約

論史記數事不足信

答曹子野

論史漢通鑑之疑

卷之十二

經史類語錄

易

三十五則

尚書

三十則

詩

三十則

孝經

三則

春秋

二十五則

儀禮 目錄

儀禮 七則

周禮 十二則

小戴禮 三十一則

大戴禮 二則

卷之十三

諸儒類 文集

論聖門精義之學

答江元適

論顏子孟軻變之義

答張南軒

論韓子諸子言性不同

答林德久

論文中子好名欲速之心

王氏續經說

論漢儒最善說經

答張南軒

論二程所處不同

答劉子澄

論明道是不違仁影子

答范文叔

論編次二程遺書

答王欽之

論王蘇歐馬之學

答汪尚書

論兩蘇王氏之學

答汪尚書

論楊謝天資力學之異

答汪尚書

論劉李游楊學力所到

答劉子澄

論湖學之盛甲東南

答薛士龍

張南軒文集序

朱子 目錄

尹和靖言行錄序

江州濂溪書院記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諸儒類語錄

孔子 四則

顏子

曾子

子貢

子張

子游

子路

以上共六則

孟子 二則

周子 二則

二程子 十則

張子 八則

邵子 九則

謝顯道 二則

楊龜山 三則

侯希聖 一則

尹彥明 二則

胡康侯 一則

胡致堂 二則

胡五峰 二則

羅仲素 三則

李愿中 二則

呂東萊 四則

張南軒 三則

陳同甫 四則

陸子壽 二則

陸子靜 六則

卷之十四

異學類 文集

戊申封事一

論佛老異端之害

養生主說

論莊子言善惡之非

觀心說

論佛氏觀心之非

讀大紀

論吾儒佞佛之非

釋氏論下

論釋氏真偽之辨

答廖子晦

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答吳斗南

論儒釋似是而非

答李深卿

論儒釋邪正之辨

答范伯崇

論異端之害

答嚴仲亨

論楊墨之害

異學類

語錄

一則

總論

一則

老子

以上十四則

莊子

二十三則

釋氏

儒釋之辨

四則

卷之十五

類餘 文集

白鹿洞賦

答韓尚書書

與留尚書書

送陳宗之序

王梅溪文集序

李丞相奏議後序

楚詞集註序

百丈山記

雲谷記

江陵曲江樓記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顏魯公粟里詩

跋韓魏公帖

跋張魏公詩

跋東坡帖

四齋銘

敬齋銘

六先生像贊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橫渠先生

涑水先生

張南軒像贊

呂東萊像贊

自贊

除秦檜祠移文

類餘 語錄

外任內任 十三則

雜記言行 七則

論文 附詩二十七則

歷代 三十四則

史記漢書

晉書

五代史

南北史

通鑑

趙武靈王

樂毅

藺相如

韓非

蘇秦

漢高祖唐太宗

漢高祖

張良

叔孫通

文帝景帝

賈誼

武帝

霍光

楊暉

吳漢朱然

漢先主

諸葛亮

羊祜陸抗

晉元帝

王導

陶淵明

唐太宗

李白

顏真卿

陸贄

李德裕

朱梁

唐莊宗

周世宗

本朝 十則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徽宗

高宗

孝宗

寧宗

法制

四則

論歷代承襲之弊

論主管宮觀之失

論學規非安定所撰

論經制總制錢之設

本朝人物 三十一則

王曾

范仲淹

石介

韓琦

富弼

歐陽脩

王安石

司馬光

范純仁

曾鞏

蘇洵

蘇軾

蘇轍

蘇過范溫

黃庭堅

晁說之  
章惇

蔡京

張孝純  
附子灝

李綱

張浚

秦檜

施全

宗澤

岳飛

曲端

胡安國

王十朋

朱子理要目錄終

朱子卷一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格致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

論古今帝王務學之要  
孝宗新政

是年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先生應詔上  
書論講學脩攘任賢三事此居其首

臣聞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  
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  
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

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味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爲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泉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係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進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于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氏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

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于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廣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會之于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

巳酉擬上封事

其一謂宜講學以正心  
光宗初政

時壽皇已有倦勤之意欲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  
草疏十事此其一也會執政有不合者疏不果上

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  
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  
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汗其理有必然者是  
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爲本然本心  
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  
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財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  
問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  
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  
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  
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  
言以求義理之常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



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係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

經筵講義

論古人爲學次第之要  
寧宗初政

先生受詔進講大學兼實錄院脩  
撰遂編次成帙以進此其首序也

天生此民，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序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于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于亂其倫理而陷于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爲世儒講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旣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爲

君者不知君之道爲臣者不知臣之道爲父者不知父之道爲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於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序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求哉

又經筵講義

論人主之學在于主敬

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爲尤密蓋自爲赤子之時而教化行矣及其出就外傅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爲臣爲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效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酬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爲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旣以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其小學以爲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

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思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于前騁其擬議窺覷於後豈不反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為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工夫不可但從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

又經筵講義 論大學物格知至之義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格物知至之義今亡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為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為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于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既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

其他可以類推。至于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爲先，致知以敬爲本。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論其所以爲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肯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槩矣。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

論聖賢爲學先後之道  
寧宗初政

是年七月寧宗卽位八月除先生煥章閣待制侍講十月至自長沙入對延和殿此第二劄也初上在藩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加召用皆出聖意

臣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序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

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于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渺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無不具于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于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

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于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心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切慨歎。今者乃遇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于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

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人主講學之效卓然  
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

答何叔京

論就覺處加持敬之功

持敬之說前言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  
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  
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  
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  
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  
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  
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答何叔京

論無一事不敬之義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原  
無間隔今日專在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  
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  
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遍無一息之  
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  
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  
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  
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  
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着意安排摠

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答余正叔

論程子敬義夾持之說

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未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着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工。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

答程允夫

論持敬寡欲之義

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爲須先有所



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工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攷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鳶飛魚躍之問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舍持敬窮理則何以哉

答余正叔

論程子周子言敬之說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

傳宗理要 卷一  
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矣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理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才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已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吳晦叔

論知行先後之義

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其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

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終始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母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終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答林擇之

論格物當先涵養

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答連嵩卿

論窮理不必深求之非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然至

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真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答潘文叔

論大學格物致知之義

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是天命全體也。

答陳齊仲

論格物先後緩急之序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

講宗理要

卷一

格知類文集

五

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喻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入  
依違之弊耳不可不察

答江德功

論物則形下形上之義

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  
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  
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  
而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未有窮而吾  
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  
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  
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

答胡廣仲

論天理人欲之異

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  
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  
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為對矣但其初則  
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

答吳晦叔

論人心私欲之蔽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源  
未發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  
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

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天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何倅

論感物而動性之欲

經書中所說欲字，以鄙意所見，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乎偽，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若夫所謂可欲之謂善，蓋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之所謂宰者也。要當默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誨也。

答陳明仲

論已私當克之義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已為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為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為非。某謂所謂已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為已。而就此起計校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者，由於此。

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答曾景建

論文辭要達意

文辭之說。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獨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為務也。以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及模擬前人。孟韓又雖高。不必似之也。况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為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旨。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為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為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答鞏仲至

論文文字當自學問中來

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

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巧  
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  
明學之始終而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  
而真好惡之若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脩辭立誠以居業者  
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  
其曰脩辭豈其文之謂哉今或者以脩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  
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  
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  
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

又答畢仲至

論詩體平淡之義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  
復不以爲非是則某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  
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  
臊酸鹹苦澀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  
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爲亦嘗看過一遍而諳其升降  
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易以下爲古文因  
以爲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是不免有  
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  
平淡者卽非純古然則無意於今之平淡者得爲純古乎又  
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



卒自歸於英莖韶濩之雅正者也。

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脩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

答謝成之

論詩詞非切已事

論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罰。皆是着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着。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况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

傳完理要 卷一

朱子卷一終

朱子卷二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格致類

語錄

總論為學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  
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  
一理而已人傑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  
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

需宗里要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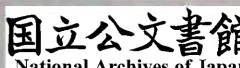
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  
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  
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  
理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賀孫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此路頭。須是莫  
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鷄抱  
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  
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  
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吃菓子相似。未識滋  
味時。吃也得。不消吃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賀孫

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大病。  
爲學須思所以超凡人聖。如何。昨日爲鄉人。今日便爲聖人。須  
是竦拔。方始有進。砥

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底工夫。  
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夫。况是困知勉

行底資質。文蔚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功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  
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  
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  
着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洽



譬如煎藥先猛火煎教百沸大滾直至湧全出來然後却可以

慢火養之帶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驥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于義理却生于閒事却熟方子

近世講學不着實便有夸的意思便如有飯不將來自吃只管鋪攤在門前要人知得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

振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間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振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却來湊着這裏看也須易曉讀

也須易記方子

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廣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

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

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于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

處甚難端蒙

今學者之于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

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必大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

信宗理要 卷二  
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又答人書云  
世間萬事須更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爲究竟  
法耳備

### 居敬

問恭敬二字以謂恭在外功夫猶淺敬在內功夫大段細密曰  
二字不可以深淺恭敬猶忠信兩字文蔚曰恭卽是敬之發  
見先生默然良久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如  
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文蔚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  
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  
小事莫不本于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  
道理不盡只是不會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  
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  
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賀孫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  
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  
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以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  
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  
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

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  
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  
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緊  
處正在這裏錄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  
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  
副當說的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  
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  
字若只恁看似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則一理道夫曰  
此以下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夫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

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  
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道夫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  
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  
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  
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  
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  
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  
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  
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

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憫

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節

為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為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來。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腔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

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

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  
且如人心何常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常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會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

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雉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伯羽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學。砥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柄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

程子此段這一句緊處處個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

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藥。端蒙

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于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于心如忿怒之萌。



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于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才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識。才意識則自然無此病。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卽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會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人傑撰也。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透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才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

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從周

窮理

器遠問致知者推知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着定恁地做更無第二着第三着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曹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决定着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在朝須着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定着實有罪决定着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義第三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做甚麼剛方正大且如為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賀孫

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是處皆是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閒沒勾當處公且道如今不去學問時此心頓放那處賀孫

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

這便是能格物。道夫

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寓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親。事君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爲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

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備

問竇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明德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會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德明致知格物固是合下工夫到後亦離這意思不得學者要緊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存在已自看得七八分了如此則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曉惟是到那變處方難處到那裏便用子細研究若那分曉底道理却不難見只是學者見不親切故信不及如漆離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若見得親切自然信得及看得大學了閑時把史傳來看見得古人所以

處事變處儘有短長。賀孫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歿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寓

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至，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屬孫

守約問物格知至。到曾子悟忠恕於一唯處，方是知得至否？曰：亦是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賀孫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爲天下濶，須着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夔孫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流入此者，不可不察。壽昌

讀書法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添得來。至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祖道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于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人傑

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羣疑竝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正好。須是如此。若進得此。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此兒小可一

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效。亦是如此。賀孫

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劔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註。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淳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閒看過了。有恁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的方佳。賜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為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  
寧近毋遠方

讀書須逐段逐些子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渠不識後  
面字只專讀一進耳今人讀書只滾滾讀去假饒讀得十遍  
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  
王之尺也讀書當如此麟

讀書須是端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  
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量別章別  
句只是平心定氣在這邊看亦不可用心思索太過少間却  
損了精神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敬便精精不走了這心綱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  
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  
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  
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為有補于學者若海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  
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  
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  
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  
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  
心嘗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

脗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  
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躑躅  
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  
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未遠不忘其舊苦  
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  
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  
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着如此  
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  
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備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  
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  
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  
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謂此也如黃霸  
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  
首尾熟背得方得至于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  
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  
得公穀傳遍求无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  
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銖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



此况求道乎。今人對着冊子時便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如此濟得甚事。義剛

曾裘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

書要當如是。

按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

一與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作別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入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方子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會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備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源。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為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而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無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胸寬閒。不可貪多。又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時舉

讀書不可只揣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

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淳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雉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璘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

到極致處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廣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雷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道夫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推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

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辨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義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牽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會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箇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查滓矣因憶頃年見

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云此一段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自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淳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蓋夫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割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已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耶備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

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浩

饒宰問看通鑑曰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道夫錄云更無蹤跡饒廷老曰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會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他芝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  
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  
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睂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  
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  
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  
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着頭不與閒事管取  
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  
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  
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自專一旦如張旭學  
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會  
悟耶

###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  
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  
以爲忠信孝弟者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  
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  
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  
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  
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

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子甚事

賀孫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

賀孫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每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

大雅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

義剛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眼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義剛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皆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可學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

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外義剛

舉業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賀孫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耳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

尊做時文底人他說的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纔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己身上些子事賀孫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不稍是要做甚麼人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着要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賀孫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

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為是

伯羽

說脩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於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隣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為之寒心

賀孫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

道夫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着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脩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

無醫處矣

十九

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方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閔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



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  
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  
那物事無要緊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知  
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伯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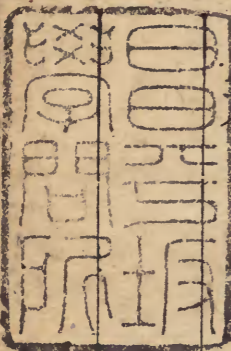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彙括自家道理  
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節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  
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  
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拂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  
何以學爲讀書是讀其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句便做五日  
脩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  
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 淳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  
志科舉上有七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二分將來必被  
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爲已  
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已 沫

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倚曰已自輸了一

着力行



天保

倫宗理學

卷二

朱子卷二終

